

蒙古現代文学簡史

米哈依洛夫著

張草紹譯

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 896 字數 136,000 開本 787×1092 級 $\frac{1}{32}$ 印張 8 插頁 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冊

定價(7)0.70 元

序　　言

研究革命以前的蒙古文学和民間傳說的，有波茲德涅耶夫、符拉吉米尔佐夫、科津、桑日耶夫以及俄國其他蒙古学家的著作；而对于蒙古現代文学我們却还没有一部綜合性的著述，虽然蒙古的新文学也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在最近的十年、十五年中。总之，关于蒙古現代文学的著作非常少，对它的研究不过是刚刚开始。

在苏联伟大的衛国战争以前，从沒有發表過一篇有关蒙古現代文学史問題的專門著作。至于那个时期的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般著作，也都沒有涉及到文学艺术方面的任何問題。

衛国战争以前的著作中，可以提出的有莎思廷娜^①、叶弗列莫夫^②和包列依晓^③等人的論蒙古戏剧的几篇文章

① 蒙古經濟杂志，1929年，第3期和現代蒙古杂志，1935年，第3期。

② 現代蒙古杂志，1933年，第1期。

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們談到了劇目問題。烏伐洛娃論述蒙古戲劇的綜合性著作的出版^④，已經是戰爭結束以後的事了。在她的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革命年代在蒙古劇院中演出的那些劇本的內容說明，以及仁親對其中幾部劇本的評論。但必須注意到，烏伐洛娃對大多數劇本內容的說明都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或是根據看過這些劇本的人的回憶而寫成的。

除此以外，在烏伐洛娃的著作里，對引述的劇本缺乏批判性的分析。仁親的評論是不能無條件地接受的，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

在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學時，不能忽視別爾林斯基論述詩人、歌唱家和音樂家魯卜桑呼爾奇的創作的著作^⑤。別爾林斯基感到興趣的，主要是魯卜桑呼爾奇在音樂方面的創作，然而在這部著作中最有這位歌唱家演唱的歌詞，以及歌詞的俄譯文。這些資料可以使讀者熟悉游击队的詩歌作品，熟悉描寫一九二一年解放現名阿爾丹布拉格的戰役的歌曲恰克圖，以及紅旗歌、國際歌和其他等等。

一九四一年發表了卡美什柯夫的第一篇研究蒙古現

③ 現代蒙古杂志，1938年，第3期。

④ 烏伐洛娃：蒙古現代戲劇，列寧格勒，1946年。

⑤ 別爾林斯基：蒙古歌唱家和音樂家烏力結·魯卜桑呼爾奇，莫斯科，1933年。（呼爾奇的意思是馬頭琴演奏者。——譯者）

代文学的文章^①。卡美什柯夫不懂蒙古文，他只能运用偶而找到的逐字翻译过来的译文，以及非常贫乏、不很确实的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资料。因此他只能提出五个作家的名字（达·那楚克道尔基、达木丁苏伦、策伯格米德，以及不很闻名的普恩察格和苏里耶）和四首诗的名称，况且苏里耶的长篇小说是誰也不知道的，卡美什柯夫以后的著作里也没有再提到过。在作者的视野中遗漏了大部分诗歌作品和三十年代全部的散文作品。达木丁苏伦的中篇小说被抛弃的姑娘以及他的许多诗歌和全部短篇小说、达·那楚克道尔基所写的歌剧三座山的剧词、策伯格米德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價格、仁亲和察当扎布等人的早期作品，他都不知道。

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不可能对蒙古作家们的作品作出具体的、正确的分析。

一九四五年发表了西伯利亚作家昆古罗夫对蒙古现代文学的评论^②。这篇文章的资料是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时候收集的。昆古罗夫在乌兰巴托会见过许多蒙古作家，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作者所引述的察当扎布的谈话内容，是这篇文章中最有趣之处。此外，有些材料是取自莎思廷娜的著作。

到现在为止，论述蒙古现代文学史问题的最全面的

① 现代蒙古杂志，1941年，第2—3期。

② 新西伯利亚杂志，1945年，第5期。

著作，是卡美什柯夫的一篇学位論文^①。卡美什柯夫費了很久的時間专心收集材料，可是他很少考慮到挑選和作必要的審訂。因此在他的論文中，除了重要的、正確的資料以外，也有一些價值不大、或者簡直不正確的材料。在這方面，由於他不懂所收集的作品的原文和對聽自他人事實不加辨別，嚴重地妨礙了他的著作的價值。

一九五一年又發表了卡美什柯夫的一篇文章——人民蒙古的文學^②，可是並沒有新的資料，作者僅是把學位論文的結論部分和個別章節重新整理了一下。在這篇文章中，他更加粗暴地發表了他對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某些蒙古作家的意見；他毫無根據地把仁親划進反革命作家之群；重複了詩歌對散文占優勢的陳舊的論調。然而在一九五一年，這種觀點是需要加以重新審查的。

一九五三年蓋拉西莫維奇寫了一篇副學位論文，論述達木丁蘇倫的創作。她根據質量精純的實際資料寫成了一篇詳細的專論著作。這時把蒙古文學作品譯成俄文的工作還剛剛開始。雖然烏蘭巴托發行的蒙古真理報有俄文版，並經常發表蒙古作家們的一些隨筆和短篇小說的譯文，不過數量很少，不能完全滿足需要，而且蘇聯讀者不易得到。

① 卡美什柯夫：蒙古現代文學簡史（手稿），1950年。

② 星雜志，1951年，第9期。

四十年代苏联开始刊印蒙古作家的作品。列宁格勒的作家們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苏联初次出版了蒙古现代文学創始人之一的达木丁苏倫的散文作品选集^①。这部書的前面附有一篇序言，对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了简短的、相当扼要的說明。这部选集的出版是应当受到万分欢迎的，尽管它的譯文曾受到严厉的指責；作品的选择也不很确当，因为其中只有散文。达木丁苏倫主要是位詩人，散文作品并不能显现出他創作面貌的完整的輪廓。

一九五一年苏联讀者讀到了第二部翻譯的蒙古散文选集^②，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許多作家的作品。这部書的主要缺点是編者沒有选录达·那楚克道尔基、奥云、察当扎布、拉哈木苏倫、洛德依当巴、塔尔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

在一九五一年同时还出版了僧格的一部小詩选在营火旁^③，可以使讀者对蒙古的新詩有一些概念。

老实說，这就是我們所有的关于蒙古现代文学的全部俄文資料。我們沒有一部巨大的論著，并且几乎没有一个优秀的譯本。有許多作品根本还没有翻譯，例如最近的几部中篇小說和长篇小說。同样，也沒有一部翻譯

① 达木丁苏倫: 蒙古短篇小說集; 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 1949 年。

② 太陽照耀着自由蒙古, 选集, 外文出版社出版, 1951 年。

③ 达什哲布格·僧格: 在营火旁, 詩集, 譯自蒙古, 华季娟·西柯爾斯基意譯, 兒童文学書籍出版社出版, 1951 年。

的剧本，詩歌也几乎一無所有。根据所有已經譯出的材料，要对蒙古文学的誕生、發展，特別是它的現状构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实在是太不够了。

自然，本書不可能仅仅根据这样貧乏而且不很确实的資料。作者还引用了蒙古作家們的原著、蒙古批評家們的著作、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資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党的決議和党报上的資料。

不过蒙文本身暫时也还没有一部綜合性的、巨大的論著。作者手头所有的，只是关于文学發展和个别作家創作方面的个别問題和局部問題的少量短評和短篇論文。

至于专論性的著作，相对地只能举出达木丁苏倫在达·那楚克道尔基作品选集的序言中对这位已故詩人的作品所作的簡短分析^①。可是这篇佳作的篇幅不大，沒有談到有关这位蒙古现代文学創始人的生平和創作上的許多重要問題。

在文学史方面，只發表了索特那木的一部著作，作者企圖在杂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既叙述蒙古古代文学的历史，又叙述现代文学的历史^②。这部著作的大部分都是叙述古代文学的，只有最后几頁談到了蒙古的现代文学。最后这一部分只是对革命以后的文学的發展道路作

① 达·那楚克道尔基选集，烏兰巴托，1945年。

② 科学杂志，1946年，第12—13期。

了非常簡短的、不完全正确的闡述，以及对作家們所作的同样簡短的、大多仅有寥寥数行的說明。况且索特那木的著作是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自然不可能包括最近的几年，而在最近几年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作家們却获得了特別巨大的成就。

批評著作方面可以指出一部蒙古報紙各時期發表的評論的选集^①。其中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分析蒙古剧院演出的戏剧的。对这部选集中許多文章都需要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員會頒布了关于頒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文学的決議以后，蒙古真理報上才开始出現第一批成功的批評論文^②。

从对有关这个問題的俄文著作和蒙文著作的簡短評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蒙古現代文学几乎还是未經开垦的处女地。現在在这方面只不过是在做初步的工作，和进行累积資料以及加以初步的整理。

至于本書，我打算簡要地叙述一下蒙古現代文学的历史，表明新文学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誕生和發展的概况，以及它怎样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有力的因素。

現在再来談談关于蒙古名字和名称的传达問題。蒙

① 文學批評，选集，烏兰巴托，1947年。

② 蒙古真理報，1950年，1月—2月。

古文字在文学中还没有统一的、一致公认的译音。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论文集中，蒙古的名字和名称是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采用的正字法規則書写的。本書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作者認為这是避免許多有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書籍和小册子中存在的譯名混乱的唯一方法。可能讀者会对書中出現的文学作品的蒙文名称感到一些困难。要是有统一的譯名的話，光用俄文譯名也許比較好些。可是统一的譯名目前沒有，同一部作品的俄文譯本就有不同的名称。为了避免可能由此引起的誤会，作者对蒙古作品的名称兼用俄文譯名和蒙文譯音。

書中引录的蒙古詩人作品的片断譯文，是作者自己譯的。这些譯文按其性質來說，接近于逐句翻譯。蒙文原詩附在本書后面專門的附录中。

目 次

序言.....	1
第一章 蒙古現代文学誕生和發展的条件.....	1
第二章 蒙古人民与封建制度作斗争、走上	
非资本主义發展道路时期的文学	
(1921—1940).....	41
第一节 二十年代	42
第二节 三十年代	55
第三章 蒙古現代文学的創始人.....	79
第一节 达什道尔吉·那楚克道尔基	80
第二节 策丁·达木丁苏倫	98
第四章 蒙古人民为建設社会主义而斗争	
时期的文学(1940—1955)	137
第一节 额德莱內巴圖·奥云	160
第二节 察倫道尔吉·察当扎布	166
第三节 乔扎木增·畏圖巴	174
第四节 达什哲布格·僧格	182
第五节 恰达拉巴拉·洛德依当巴	188
第六节 宾巴·仁亲	196
第五章 文学批评.....	212
結束語.....	235

第一 章

蒙古現代文学誕生和發展的条件

一九四八年四月召开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献中，对蒙古现代文学的情况有着全面的說明。正像代表大会所指出的，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經奠定了蒙古数千年文化史中从未有过的最有人民性、最有革命性、最有創造性的文学的基础”^①。代表大会在致苏联作家的信中肯定地說，蒙古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民族文学已經誕生了，并且正在不断地向前發展”^②。

現在不仅在烏兰巴托，而且在各个盟中心都有了文学的基地。蒙古作家們掌握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創作了大批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价值的詩歌作品、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一九四九年出版了第一部蒙古长篇小說的第一卷。

① 蒙古真理报，1948年，4月4日。

② 同上。

蒙古人民共和国普遍的文化高涨，为加强文学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創造了条件。在不久的过去，蒙古还是一个遍地文盲的国家，現在在我們眼前已变成一个人人識字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發达的学校网和专科学校网（包括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和高級党校），大量的知識分子和熟練的专家干部，还有自己的印刷和出版基础。

国家文化的發展和教育的成长，促使增加了大量渴望知識的、专心而好学的讀者。

突飞猛进地發展着的艺术是蒙古文学可靠的同盟者，它把蒙古作家們的作品传播到印刷文字不能經常达到的居民阶層和地方去。蒙古剧作家的剧本不仅在首都的舞台上演出，而且还在外省上演；散文家和詩人的作品由职业剧团和業余剧团朗诵。詩人的聞名在許多地方是靠了作曲家的帮助，他們為詩歌配上了音乐。

不断發展的無綫电广播也把艺术文字传播到群众中去，它易于克服由于地域的無边广闊所造成的困难，能够深入到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

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点为基础的文学批評建立起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的翻譯活动扩大了：正在不断地、一部又一部地翻譯着俄国古典文学作品、苏維埃文学作品、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

因此，蒙古文学正处在不断的高涨中。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作家們取

得了重大的成就。

* * *

革命以前的蒙古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它的政治制度、經濟和文化上都印着落后的痕迹。运用作家巴达尔奇成功的形象来作比喻，可以說，革命以前的蒙古文化就像“香火”^①，沒有真正的火，也並不燃烧，只有仅能看得見的一縷青烟。

达木丁苏倫并不是偶然地把蒙古文学的状况比做“風雪期”^②——春天的牧場被冰層复盖着，这是游牧者黑暗的日子。

然而把蒙古民族說成毫無文化遗产，也是不正确的；文化遗产是有，现代文学并不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

最初一批蒙古古典文学巨著早在十二——十四世紀就出現了，它們是在封建社会里写成的。在这类作品中首先應該举出蒙古秘史。蒙古秘史的编写者当时打算創作一部历史文献，而且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然而在这部历史文献中除了历史資料以外，还包含着大量带有文学性質的作品的片段，全書几乎有三分之一是詩歌。因此蒙古秘史不仅是历史文献，也是文学文献。在以后数百年的封建社会中，無論在历史学或是文学方面都没有创作出比它更重要的作品。

① 巴达尔奇: 香火,烏兰巴托,1947年。

② 参閱达木丁苏倫：那楚克道尔基选集的序言，烏兰巴托,1945年。

接近蒙古秘史的，有許多与成吉思汗有关的史詩性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成吉思汗的两匹快馬和黄金史中的成吉思汗对子弟們的教諭在蒙古是流传得相当广泛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蒙古文学中負有盛名的作品托懽铁木耳的悲慟，不过它的性質稍有不同。这部作品所以能够流传到現代，多亏某些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引用了它。托懽铁木耳是中国最后一个蒙古皇帝。在这部作品里托懽铁木耳痛惜元朝的灭亡。

孤兒同成吉思汗九个統帥的爭辯一書，在蒙古古代文学中占着特殊的地位。从形式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归入上述一类的作品中，因为它描写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亲信。然而更深入地加以分析之后，就会發現它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質。其他的一些作品主要是描写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弟們，而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却是一个毫無声望的孤兒。这样的角色的出現，無疑是值得注意的。

孤兒的形象在民間創作中有着广泛的流传。民間传说經常以孤苦無告的弱小者为它的主人公，而結果他們却比統治者更为坚强。这个故事中引述的孤兒也是与权勢滔天、自命不凡的成吉思汗的亲信相爭辯，而且順利地对付了他們。

这一点說明了这个故事与民間創作有着传统的关系，同时也說明了它产生的时代較成吉思汗的两匹快馬等作品为晚。其次，在成吉思汗的一个亲信的說話中曾

提到格斯尔，这也足以作为这个关于孤兒的故事产生时代較晚的証明。

一九三〇年在伏尔加河左岸發現了写在白樺树皮上的金官手稿。由于上面有蒙古方塊文字，专家們确定这手稿属于十四世紀的前三十年。金官手稿并沒有全部流传到我們現代，而流传下来的几頁也不是每一行都完整無缺。这部手稿沒有开头，中間也缺掉几頁，保全的总共也不过只有三頁而已。

从保全的手稿的断片上，我們能够确定这是民間抒情歌曲的記錄。有一段描写母亲送兒子到他的主人那里去服役。母亲的感情和感受传达得很出色。母亲的言語里充滿了良好的願望和对兒子的柔情。兒子对母亲也怀着同样的情感。有意思的是他心里想的不是服役，而是即将到来的春天和开始到各地去游牧。使他留恋的是故乡和游牧者習慣了的工作。

換句話說，从元代流传給我們的这首歌曲中，有一种与封建社会里創作的作品不同的情調。这部写在白樺树皮上的手稿，沒有好战的气氛，沒有搶劫和暴行的叫囂，也沒有对放蕩生活的贊美，也就是說沒有当时封建史詩作品中充滿着的一切东西。

在繼元朝之后的所謂“黑暗时期”，蒙古历史上沒有保存下来任何文学文献，而从十七世紀起，蒙古文学是在佛教的庇护下發展的。

符拉吉米尔佐夫指出：“‘佛教时期’的蒙古文学中沒有世界聞名的作品，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本地的游牧生活的反映和对游牧民族的理想的描写，也不足称道。它沒有本地的草原的气息。”在文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佛教情緒”，这种文学“經常像是第二流的西藏文学”^①。

这个时期的文学主要是翻譯作品，而且是从藏文、汉文和滿文翻譯过来的。不过从汉文和滿文翻譯的相当少（从汉文譯了几部长篇小說和故事；从滿文譯的是些与文学很少关系或几乎完全沒有关系的作品）；西藏文学的翻譯占据着优越地位。

从藏文翻譯的是带有宗教內容的作品，包括某些有时称为“通俗佛教”的东西（經咒和言行录等等）。这个时期譯成蒙文的有甘珠尔（一百余卷）和丹珠尔（約有二百五十卷），这是佛教的两部主要作品，是“黃教”信仰的理論基础。有时也有个别民間文学作品从西藏流入蒙古（格斯尔故事，比伽尔米日德汗故事集和童話集魔尸等等），不过数量相当少，它们簡直沉沒在宗教文学的大海里。

創作文学大部分都是摹仿性質的。西藏老师教出来的那些蒙古学生經常从事改写和轉述西藏作家們的作品，或者是仿照西藏故事的样式編写有关蒙古的聖者和

① 东方文学，选集，彼得格勒，1920年，第101頁。